



甓湖草堂文集卷之四

傳

高沙吳世杰萬子著 門人許彪

弟 世燾西村輯 男 遇登

金元亮先生傳

吳世杰曰嗟乎揚俗波靡極矣而孝友醇謹之士往往而有則知天性在人初不因風俗移易也且夫孝悌之至通神明格天地以至頑暴異類罔不胥化水不溺火不熱極天地之奇而究未嘗有異人之行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烏虜至矣哉茱萸灣有程孝子者母歿露處墓傍不忍去土人憐之爲構廬堂

事聞而旌之明經張中達終身依母居不知有妻子
年六十在母傍猶嬉戲作嬰兒狀子友金彥選居母
喪盡禮三年無笑容是皆揚產也彥選嘗爲予述其
父元亮先生孝感之異因爲之傳云

先生名玉節字元亮江都縣學生少好學長爲人師
有胡安定風一時名士如張瑾張琬劉長發之屬咸
出其門下乙酉 王師圍揚州先生父母俱未葬日
夜撫棺泣圍急乃穴室中地瘞之會城破未偃僮僕
皆奔散獨與妻張氏捧土以覆而兵猝至張倉皇避
暗室先生獨跪土穴前叩頭泣血請兵異之不忍害
後一卒疑瘞金也奮刀斫棺先生身翼蔽棺上大呼

曰吾身可萬斷棺不可啟卒揮刀砍竟不中愈怒牽
至一寺並前所掠者斫之次及先生一偉丈夫從屋
躍下拔劍大叱曰若何爲者卒遑遽不知何爲遂舍
去偉丈夫曰爾家安在仗劍送之歸忽不見當是時
城中無一得免者先生跪守土穴前凡八日卒不死
人皆以爲異云高郵有孫孝子孫枝秀祥父棺在堂
隣不戒於火將及廬孫哀號伏棺上誓與俱燼須臾
反風火滅儀真吳愛年十四父客死雲南愛聞訃欲
往返父櫬時兵戈塞路愛年少人咸阻之忽一日痛
哭別其姊曰姊善視弟明年是日無信歸吾隨父地
下死矣乃竟去後至湖南三爲兵掠踰年至貴州失

路一狗婦見其少欲汙之愛堅不從閉之空園中凡七日採桃以食得不死婦驚異遣之卒至雲南載父棺以歸是皆與先生類故並載之

葉烈女傳

烈女葉氏高郵人曾祖榮本明某科舉人父雲州諸生母車氏女幼孤依兄尹尹娶丁亥進士孫公宗彝長孫女二年卒女與嫂依孫課之女史每漏數下輒相對泣女許字車敏學敏學能文章高郵州守白公試童子拔第一未幾嘔血死女聞之痛哭不食孫氏勸之曰姑未歸車氏何自苦先是孫氏妹許字諸生車奭子子死女布衣蔬食矢自守歲餘哭泣死女聞嫂言大哭曰嫂守節人亦爲此且嫂勸我何不勸汝妹我縱不若汝妹宦家女顧獨出倪烈女下邪孫驚泣不復言時有倪烈女者許字高氏高貧落爲僧久

之以書抵倪曰吾終不歸汝女可別字女歎曰一女可許兩姓邪迺盡散服飾家人自經死葉亦自經死孫氏痛哭曰吾妹吾姑俱以室女殉夫死吾獨稱未亡人天乎天乎朝夕涕泣數月悲痛成疾死吳世杰曰吾郵水患數十年救死不贍士庶往往不暇修禮義而女烈數數見何也以是爲人鑒者天歟抑可悲矣孫公正直以氣節顯葉雲居喪盡禮有至性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

李烈婦傳

李烈婦高郵人趙氏僕婦也僕主死負某金某索之居其家數日一奴窺婦美乘其夫他出夜踰墻破戶入婦驚起大罵奴直前扼其吭聲荷荷不得出而手力握其暉不釋奴憤不得逞扼愈力良久婦死奴逃去知州事某者欲爲解乃曰寧有是乎及驗屍內衣猶堅結左手中指擘之不得解乃捕奴庭鞫曰婦縱死強暴烏知其死若人手乃逮婦第五歲兒在婦室者雜奴衆隸中令識之兒即指奴曰殺吾姊者此衆大驚稱異於是不得已刑訊之而案吏錄讞詞一燕立其首揮之復集畢始去人皆以爲烈婦靈云

烈婦死八月又有粉姐者其父迕氏蒼頭以女許字
某年飢某流轉四方十餘年不歸一日女父遇之江
都市上行乞持之哭數之曰爾若此如吾女何某曰
吾終不得娶縱娶亦將與窮餓死翁與我原聘金聽
改字耳女父大喜立招所親二人挾某至酒肆飲之
酒出二金子之某欣然立券聽他聘及歸白其主女
默然背人嗚咽久之夜自經初初淮揚道僉事佟公
令有司嚴訊烈婦事得論奴如法而捐金立祠祀之
遂得聞於 朝建坊旌表後士人又以粉姐事告期
得旌恤如烈婦會公按察荆湖去不果公名康年字
晉公遼陽人與北平王潔善表揚烈婦有力焉

甓湖外史曰異哉郵城節烈之盛何鍾於兒女子如
此也僕婦耳寧死不肯一汙其身喪其節人奴未嫁
女而之死靡他非至性過人無分貴賤乎江都有市
兒將死婦徐氏年十九兒囑其叔曰婦改嫁慎勿與
鄰兒婦聞泣抱其一歲兒被蒙首臥俄聲汨汨開視
則以刀斷吭死矣此皆李烈婦儔也嗟乎豈不可爲
流涕也乎

吳秀才傳

吳蘧字景瑗歙之溪南人父德明公徙江都揚屬飢首倡賑飢策郡人德之蘧少孤家落痛母無養乃從舅氏業賈時時從市中窺書史市人笑之蘧慚匿久之復倚壁而哦市之人則相與大笑舅嗔曰甥學賈乃爲博士業耶蘧乃憤曰丈夫不能養母乃從魚鹽中伍市兒辱甚矣遂棄去從其從兄蓮學蓮爲名諸生殖學績文弟子從者數十人笑謂蘧曰若賈人乃爲制舉業乎而蘧讀書不終年爲文超邁絕等倫遂補弟子員第二人蘧性至孝事兄有加禮異母弟貧屢售書史給之母病禱於神願身代不獲嘔血數升

踰年與兄奔走數百里外合葬父母於金陵勞瘁成疾死死十年其友吳世杰爲之傳作而嘆曰遽之病而死也自念其母始也自傷屢試不遇以重母憂當母屬續時遽幾以身殉矣旣而抱病以殮以祭以葬積瘁成疾命亦不延君子是以重哀其志也

葉翁傳

葉翁揚州江都人字君實性伉直好施與嘗市行過兩人闕於途一人曰吾兒長若不予吾女吾訟若語憤激不可解一人徐曰吾凍餓走四方妻鬻女大姓吾不識其里居奈何訟我翁立視久喚二人詢女姓及齒愕然曰來與之歸呼一婢出曰是非若女耶二人大喜曰幸蒙長者惠全骨肉幸寬數日俟歸貸金若干攜吾女翁嗔曰吾性不耐委曲誰罕若金能久待若耶若攜女歸完婚足矣立出券與之二人感泣以首叩堦百數十去家人怨曰止一婢復令去誰供掃除役耶翁笑不答乙酉郡城破翁夫婦暨子女數

人俱獲全友人某死於兵家人以土覆之翁置棺易衣爲殮面泥汚翁泣曰吾友素好潔奈何若是持盂水手拭之然後殮鄰老嫗爲刃傷幾死翁攜歸手調藥敷之愈乃遣去翁顧謂家人曰曩使婢不歸某姓今得在邪甕湖外史曰吾嘗過海陵呂四場土人爲余言捍海堤漸沒民廬舍數被患翁嘗出數千金告之鹽使者修堤四十餘里民至今賴之嗚呼翁之幹畧寧獨稱長者已乎

衛御史家傳

吳世杰曰嗚呼韓城之衛何多忠節也巡撫景瑗大同殉難死監軍詹文揚州城破赴水死而御史公復崎嶇山谷間悲憤以死此皆食人之祿忠於所事者而又皆萃於一門予悲御史公之死不彰於後世謹按明季長編及河濱李楷傳詳紀其事俾後之志士仁人得以鏡觀焉

公諱楨固字屏君韓城人也少負奇氣喜談兵習戰陳攻守法處諸生久洞悉民間疾苦崇禎七年舉進士初授開封府推官有祥刑錄傳於世時流寇逼開封往來村落村民攜婦子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

多及於難公議築西關城處之且出俸金以助工成
民呼衛公城又條城守事宜十三則奏記巡撫都御
史都御史竒公才有警必檄與謀公即戎服據鞍一
日夜行數百里所過扼塞險易悉識之預築城壘修
守備以故賊不能犯嘗夜失道悞入賊壘左右色沮
公大聲疾呼曰我開封府推官衛某也徵某營兵殺
賊賊能鬪者來賊驚起被甲上馬公已疾馳入城矣
賊知城堅拔營去十四年以卓異徵召對中左門上
言天下民窮半以兵半以歲諸臣惟戮力勦寇寇
平無殺掠之慘則時和時和則年豐年豐則用足故
平寇爲足國第一要務擢雲南道試監察御史上言

崇寬厚以培元氣一議蠲賑一卹死難一宥建言獲
罪諸臣一停工作帝是之河雒陷巡撫丁啟睿保督
楊文岳鎮臣陳永福皆玩寇唐藩復陷公發憤上疏
請以戰守問督鎮以運籌問中樞宜更置罷斥以固
封疆畧曰中州爲腹心重地河以南建藩封四焉天
下之安危係於此自河雒失守已壞西方半臂所恃
者宛裕扼西南之險爲大梁作障耳而南陽又將陷
矣臣聞其殺掠之慘不禁拊膺長歎自成汝才踞陳
項幾三月矣圍襄破葉勢必及宛此時督臣居何地
保督居何地禁旅鎮臣居何地獨不能一爲唐藩地
乎皇上試召樞臣而問之啟睿文岳及永福輩果能

了勦寇之局否若猶未也則亟宜更置啟睿受事未
久猶朝氣堪乘若永福者守戶之犬豈能長驅千里
臣恐終以守汴者誤汴也至文岳於寇陷南陽時高
臥杞邑自度力不能支宜明白入告曰臣不才不能
力而驅諸原乃以不進不退之身釀成此局封疆何
事而以因循兒戲乎伏乞嚴勅樞臣慎選賢能別加
振策以收拾此殘局若謂氣數至此無可奈何則將
焉用樞臣爲此亦應居罷斥之列者也已而宛陷復
劾諸將驅兵入城罪兼上戰守方畧以防要害疏曰
金人之攻宋汴京也議者不罪守之不力而謂張叔
夜不應入城今王紹禹入城而雒陽陷矣猛如虎奈

建功入城而南陽陷矣蓋寇到之處我兵夾城而陳
度能戰則戰不能戰則靜以張犄角之勢動以成牽
制之謀彼寇雖狡必不能越我軍而攻我城也若入
城則明示以怯賊得知我虛寔又入城則馬無所用
技無所施兵將之力僅與一夫等且挾賞邀餉一不
應而鼓噪隨之通賊陷城勢所必至宜嚴立之法寇
至某城而兵不在城下者斬則誅後至便可勵先圖
矣臣又察中州形勢寇自商雒入必犯嵩閎則汝州
爲要地自鄖襄入必犯宛南則襄城爲要地自英霍
入必犯商固自潁和入必犯沈丘則陳州爲要地目
今寇勢在南防之止陳襄二處耳宜分中州額設兵

一萬二千人一駐襄以應南陽一駐陳以應汝寧而防汝防宛即所以守汴也帝下其議不果行明年春巡按真定諸郡縣首陳畿南困苦異常疏謂宜乘天時興地利緩催科招流移以固根本又疏請免津米以蘇民力又疏陳俵馬之害言俵馬例派于畿輔今寇盜頻仍種馬已絕民間一馬之費增至一百七十金而馬之倒損及驗烙不中者不與焉若以五十金之數分發各鎮買馬於邊則百姓可省無窮之費臣足跡所到如趙州寧晉一帶與大名所屬數百里不見人蹤時於蓬蒿荆棘中見一影動視之則又狐狸也皇上誠爲百姓寬此一分物力即以不能催科重

譴臣臣不勝大願明年春疏請蠲免言畿南自戊寅之變百姓死於寇死於兵死於荒死於疫已去什之七矣一二子遺寄命樹皮蒿實者凡四年壬午稍熟死者復甦臣曰天其不絕此輸將種類乎而兵燹之厄蹂躪無遺地其已破之城夜有鬼哭晝無人行即未破如山寨民堡之類搜掠殆徧一時殘黎妻哭夫子哭父而慘殺絕門者且並其哭聲告寂也臣猶望馬口遺禾少留餘以充枵腹而三春不雨麥秋將盡嗟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臣復何望哉伏祈軫念畿南四府爲神京重地將十三年十四五年錢糧除存留驛站外一切京邊俵馬盡數蠲免則子遺不至於

盡而留一人即留一日後輸將之人矣帝命部議行之時河南民避寇竄入畿南河上公檄沿河諸州縣安插之復捐家財以賑曰此吾理汴時所拯卹也忍令轉於溝壑乎 時全活者數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賊自成逼京師昌平失守焚陵寢公擬還救帝命守良鄉涿州既而京師陷公疾趨保定挾一叅將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騎與戰射傷賊帥賊少却已復益兵圍之公突出躍入井井水涸不得死爲賊所執幽於獄初賊僞相牛金星河南舉人嘆公理汴時發其惡必欲殺之會自成敗公脫走入五臺山作絕命詞憤鬱不食死

論曰善夫左公懋第之言曰國家殉難臣少由忠諫臣少也公爲御史慷慨好直言疏陳兵事固深中機宜他若陳無逸則有疏起廢薦孫傳庭鄭三俊高弘圖李化龍詹爾選則有疏規相臣則有疏別邪正防逆案則有疏糾奸弁則有疏禁驕兵嚴逃卒則有疏叅逆帥白廣恩則有疏至巡按畿南爲民請命淚盡以血疏凡十餘上而公卒以殉節聞左公之言豈不誠然乎哉又聞左公宰韓城時少所可獨深器重公而公與左竟後先死國嗚呼有以也夫

曹文詔曹變蛟傳

艾萬年曹文耀

曹文詔山西人起邊將與弟文耀兄子變蛟皆以忠勇知兵爲時所倚重崇禎三年以游擊從馬世龍與大清兵戰於洪橋雲南倉御史上其功加叅將尋晉延綏副總兵陝西盜蜂起督撫莫能禦賊首王嘉映尤雄黠四年攻陷皇甫川三堡破府谷堞河曲而守文詔率艾萬年暨文耀變蛟破之收河曲得王嘉映首於陽城點燈子渡河入山西文詔與萬年追之以降丁爲導斬之康家山八月詔文詔充總兵官鎮守臨洮下中部與延撫張福臻計擒李老柴磔於市賊首紅軍友可天飛獨行狼等所在攻劫紅軍友屯蒲

河楊嘉謨等扼險設防督師洪承疇率文詔以臨洮兵三千間道來會戰西濠大破賊尋與嘉謨等拔其三屯奪武安監破華亭攻莊浪復遣變蛟等追擊于張麻村賊披靡糾衆數千由長寧驛赴張家川文詔縱反間賊內疑殺紅軍友師乘之大戰水落城西賊敗走草唐毛山拒戰變蛟躍馬騰而上凌其巔將士奮強弩射賊賊應弦倒寧塞餘賊殲幾盡五年可天飛復圍合水焚東關文詔以千八百騎往救賊匿精銳山谷間且戰且却抵南原伏發城上譁曰曹將軍死矣俄見文詔瞋目持矛左右突殊死戰城上士氣百倍表裏夾擊賊大潰殪尸蔽野時銅川橋鉄角城

爲邊盜藪又與嘉謨擊破之誅可天飛獨行狼是歲御史上幕府功以文詔爲第一六年正月以文詔節制諸將三月復勅獎勵之曰文詔等百戰關中良苦今山西流賊皆秦孽也其益勵乃心殄滅之無遺以膺懋賞副朕意先是文詔再入晉破賊於霍州於孟城於定襄于榆杜至是見上勅乃益整兵破賊九仙臺復潛師襲芹池破潤城斬首數千級賊渠紫金樑老狗狃過天星皆敗北當是時賊三十餘萬衆毒流山西旋勦旋熾飢民從者日益衆文詔破之小河村再破之遼城毛嶺萬年亦破賊於延家山賊遁走會文詔調河南賊復入山西初兵部奏文詔率先萬年

等殺賊一月五捷其弟文燿戰死忻州請恤之而文
詔以前在洪洞與御史劉某相失劉某按河南文詔
殺賊太行山中蜀帥鄧圯敗文詔復力戰大破之甫
解甲而劉某語侵文詔文詔怒面叱之廷議謂文詔
怙勝而驕遂移大同總兵尋以二縣失事論罪謫戍
文詔殲賊渠魁以十數殺賊無慮數萬賊所憚惟文
詔文詔既得罪不與討賊者凡二年而賊蔓畿南益
熾復從河南入陝西遂不可復制八年晉撫吳姓上
書追論其功承疇亦請賞文詔責後劾三月起戍籍
帥師會承疇於信陽承疇大喜令於光山應隨間擊
賊賊聞文詔復將皆胆落承疇西發以賊屯商雒軍

由潼關入恐賊先覺走漢興乃令文詔由閩鄉取山
徑至商雒直搗賊巢仍馳入漢中過其奔軼曰道迴
遠將軍勞苦拊其臂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以五月五
日冒雨至商州漏三下率變蛟鼎蛟等爲前鋒奮擊
賊敗走追奔五十里抵金嶺川據險逆擊文詔與變
蛟力戰諸將競進賊大敗是時賊衆二十萬承疇戰
兵二千其分布漢中臨鞏平涼盩鄠等處兵八千有
奇隨賊爲勦援則止文詔等六千人四面堵禦扼其
吭使不得逞六月官軍值賊於亂馬川前鋒劉弘烈
兵敗被執萬年及劉成功以三千人敗績於襄樂萬
年死之文詔聞之拔刀砍地大罵曰鼠子敢爾吾不

與俱生即詣承疇請戰承疇曰非將軍誰辦此賊者
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奈何乃以三千人自寧州真
寧往二十八日遇賊於真寧之湫頭鎮變蛟直前衝
賊鋒斬級五百餘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殿賊伏發
萬騎突起飛矢如蝟毛文詔轉戰數里氣彌奮手擊
殺無算賊有帳下兒識之曰此曹將軍也賊大喜益
兵合圍戰益急文詔大呼左右跳盪復擊殺數十百
人血淋漓濡甲而救兵不至潰圍不得出力竭自刎
死承疇聞之痛哭關外諸軍皆為奪氣事聞帝震悼
詔復其官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以變蛟為副總兵是
年冬闖賊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變蛟收文

詔兵力戰却之九年西追過天星回軍定咸陽之變
十一年殺賊于羗中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已復殺
賊於潼關原自成遁走秦賊幾盡降者數十萬是年
冬以臨洮總兵從承疇入援十五年春松山不守變
蛟與巡撫丘民仰中軍王廷臣死之詔設壇祭上親
臨而哭之一門忠勇死王事以曹氏為最

秦良玉傳

秦良玉女帥也母崔夢月中人賜玉笏遂生良玉因以名之石砭土司馬斗樞為其子干笏求婚良玉父母以笏符夢遂許之數年生子祥麟干笏性暴戾荒於酒色不事事事皆決於良玉司人戴之良玉遂掌宣撫司印視事天啟元年遼事告急良玉率石砭兵三千人入援先是良玉兄秦邦屏弟民屏統兵援遼至渾河邦屏先登陷陳死良玉出關為請卹且乞歸殘卒以便再舉兵部疏言良玉勤王事兼復家仇宜厚卹邦屏等報可秋九月四川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叛遣將樊龍樊虎等入重慶殺巡撫徐可求以下十

餘人全蜀震動崇明厚遺良玉求助兵良玉怒斬其使即率所部精兵萬餘人裹糧同弟民屏及邦屏子翼明等捲甲疾趨潛渡重慶營於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阻賊泛舟東下自率大軍沿江上夾水陸攻之又留兵一千多張幟護守忠州一帶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上下爲聲援帝聞勅封良玉夫人以民屏爲叅將翼明守備時值封璽日帝特用寶給誥命獎忠義也崇明圍成都朱燮元登陴誓守良玉率兵三千至勢益壯明年成都圍解良玉進兵復新都賊將樊龍等據重慶與崇明爲援總兵杜文煥進攻之良玉率民屏等以兵達

擊其後賊驚敗遂克復佛圖二郎二關殺賊三千餘人進逼重慶重慶古渝州地三面踞江上春漲一望瀰漫不可渡其要道出入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良玉旣扼之龍等歸路絕乃請降良玉佯許之入城擒斬無遺盡復川東諸城燮元上其功加總兵賜冠帶男子裝仍管石砭土司印務奢酋平大加恩賚民屏以下進秩有差崇禎初東事急良玉應詔勤王并請捐家貲濟軍餉帝優詔來京聽調遣至京陛見宴勞有加翼明別將數勦流賊有功大學士楊嗣昌之督師也欲盡驅賊入蜀四面蹙之以決勝蜀撫邵捷春鎮川西恃良玉及張令爲守禦計令爲奢崇明降

將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夔故與石砭近良玉設守備甚嚴已而捷春駐重慶憂賊至移良玉及令自近去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許良玉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死何恨人問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與令近失地勢賊在歸巫萬山上俯瞰吾營鐵騎馳而下我與令俱敗矣尚能急重慶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智愚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扼險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賊大入蜀兵潰令及良玉皆敗良玉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請盡發吾峒卒可得二萬餘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凡上司徵調急以箸則能飯者畢至

則掃境內以行良玉欲如法調峒兵捷春以蜀無見糧遂謝不用而蜀寇益不可遏矣京師陷踰數年良玉始卒年六十八卒後屢見靈異土司人有謀不軌者輒陰殛之人爲建祠肖像以祀水旱厲疫禱輒應人以爲神

論曰流賊之亂大將如左良玉賀人龍等往往玩寇不用命而良玉以一婦人率石砭土司兵數千人赴征調援遼勦奢忠勇無前嗚呼何其壯也湖廣按臣余應桂懲鳳陽祖陵之變用鎮筓茅岡兵二千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先後戍承天獎以忠義功在顯陵帝優詔褒焉國家養士數百年而捍衛殺賊功乃出

婦人嗚呼可慨也

猛如虎傳

附虎大威

猛如虎蒙古人與虎大威詣延綏巡撫降二人皆驍
勇敢戰許鼎臣拔爲偏校置麾下崇禎五年邢紅狼
圍高平如虎破之降賊姬關鎖叛與戰黑山殲其衆
曹文詔追賊於碧霞村如虎力戰混世王走死已復
破賊於介休之紅山嶺七年吳牲撫秦察諸將中糜
餉害民者除之謂如虎大威可任用大威有勇力善
射竒嵐賊高加討出掠官兵追至忻代山中加討用
棗梃重三十觔長九尺馬上旋舞銳莫當大威迎射
之中其項乃殪十三年如虎有罪戍邊督師楊嗣昌
帥師入四川次荆門詔以如虎率家丁給馬赴之殺

學海堂文集卷四
賊立功羅汝才再與獻忠合嗣昌進軍重慶大饗將
士於保寧乃以如虎爲正總兵張應元副之獻忠陷
瀘州嗣昌令諸將躡之如虎所將止五百人餘皆左
良玉兵驕蹇不奉命總兵賀人龍觀望兵譟而歸如
虎獨與參將劉士杰日馳逐山谷中遂及賊於開縣
之黃陵日晡雨作諸將請以詰朝戰士杰奮曰吾四
旬逐賊幸而及之復縱使去耶擐甲持矛入如虎亦
鼓其衆進賊披靡獻忠登高望見軍無秦人幟而良
玉軍亦攜阻不前乃密遣驍騎行箐峪中乘高大呼
馳而下直衝良玉軍旣潰如虎軍無鬪志士杰左右
摧陷往來陣中擊傷無算賊圍之益急遂與游擊郭

開如虎之子先捷皆戰死如虎突圍出收殘兵遏獻
忠東下十四年李自成陷襄陽唐王告急詔如虎從
南陽頃之賊至出戰殺數百人自成兵益至城陷如
虎持刀巷戰殺傷多血漬袍袖盡赤過唐府北向叩
頭謝上恩曰臣力竭無以報國語未竟賊剗及其背
以死大威亦以功至總兵戰賊山西死之

尤世威傳

附榆林死難諸人

尤世威字鳳臺榆林衛人與兄世祿俱起行伍號敢戰天啟七年世祿以叅將移駐錦州論援錦功廕一子錦衣千戶崇禎元年晉寧夏總兵掛征西將軍印四年以世威為總兵鎮守山海經理關門八月世祿鎮山西以病乞歸先是世祿守寧夏套賊入寇憨干兒介而馳赤馬龍鏊兜挺戟突戰前奪世祿纛世祿以鐵椎椎之墜馬死賊敗走上嘉其忠勇及調山西圍河曲王嘉映出掠世祿敗績於櫻桃鎮乃冒首功塞上意威望大損八年世威從洪承疇守蘭草隘師大疫與賊遇失利世威中傷衆遂潰十年世威赴宣

雲戴罪立功十五年世威家居延綏巡按崔源之疏
薦原任總兵侯拱極王世欽尤世威世祿等智勇可
任請赴征調上報可十六年李自成入關陷西安遣
將李過等掠地屠鳳翔躡延安戎馬亘千里將至榆
林總兵王定敗歸棄城去時餉絕士馬飢困人心洶
洶榆林道副使都任乃集舊將王世欽世國李昌齡
劉廷傑侯拱極惠顯等議廷傑大言曰榆林天下勁
兵處長安雖陷我輩在此當爲朝廷討賊况渠自來
可縱之耶世欽曰取逆盡忠在此日矣衆皆曰有不
同心合力守此土者鬼神殛之因痛哭聲震天地於
是與衆約城守而以世威爲將軍廷傑綏德人官叅

將父鼎彝進士世欽嘗總兵山海榆林人大同總兵
威之子世國世臣其兄弟也昌齡鎮番人嘗爲延綏
總兵世威旣爲將軍主號令繕甲兵盡出家財佐軍
日以忠義鼓勵將士自成爲書遣僞將舒睿說降立
斬之賊怒進攻城城上張弩疊射巨礮間發殺賊無
算賊起飛樓高與城櫓齊世威焚之又爲地道乃于
城內掘深溝備之賊不敢入亡何賊大至乃與從弟
定邊副將翟文率敢死士出城南門力戰殺傷過當
翟文中流矢死而東門兵亦出頗斬獲賊欲退會城
中有通賊者夜焚屋光燭天賊急攻遂陷任被執賊
將曰都君好男子何勿降任叱曰好男子何降也遂

遇害一家死者百餘人任萬曆進士祥符人自有傳
世威亦焚其家口率昌齡等巷戰凡兩日夜婦女亦
登屋彎弓投石叫呼殺賊賊死相枕藉益兵屠其城
遂執世威世欽世國昌齡等以去惠顯過神木仰馱
至二升而絕顯清澗人積功至延綏副將世威等將
至西安飲驛舍世欽高歌慷慨曰我等死爲厲鬼殺
驛卒自成嘗隸驛故云至呵之跪不屈自成曰吾虛
上將位待四將軍世威等夫罵曰驛卒敢爾某朝廷
大將悔不速殺汝自成笑前解縛世威叱曰驛卒毋
污我衣自成怒命皆斬之拱極與其父宣府總兵侯
世祿同日戰死世欽妻高氏城陷投井死戶部員外

王家祿督餉榆林自剄上帝廟主事張雲鶚督餉山
海歸城陷被執不屈死衛指揮使崔重觀聚衆挿血
盟誓以身死國戰敗自焚同官傅祐與妻杜氏亦縊
死中軍劉光裕罵賊被害材官李耀宇善射發必應
弦倒矢盡投弓自剄同營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剄
中軍馬應舉乞師於套套懼賊引應舉擒之被殺凱
歌樓右營標官張天叙指積困曰奈何餉賊焚之自
縊庭樹上指揮黃廷政千戶廷用百戶廷弼皆以祖
死王事廕奮力殺賊死曰我兄弟三人從祖父地下
千戶賀世魁泣辭祖廟自縊死妻柳氏亦死叅將馬
鳴節聚妻子集薪一室中大呼曰火復出殺數賊躍

馬入火死後營都司郭遇吉善火攻賊執之殺於魚
河堡賊後每聞鬼哭聲祭之與賊巷戰死者西安叅
將李應孝天津總兵王學書山海副總兵楊明而孤
山副將王永祚定邊副將張發俱戰死他若總兵潘
世勳遊擊李英保劉芳馨姬維新中軍楊正鞞柳永
年旗鼓都司文經國及知州彭卿隰州知州柳芳湖
廣監紀趙彬之屬城守死者不可勝數榆林衛學宮
弟子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皆罵賊死張
連元及弟連捷同縊于關壯繆廟李可柱縊余公祠
胡一魁李盾祥縊於家尤氏死節者自世威翟文外
復有游擊養鯤叅將岱而廷傑大罵賊爲賊支解其
父鼎彛聞之不哭曰吾有子矣其弟廷夔收兄屍亦
自投巖下榆林城中死者凡數萬人無一降者

朱之馮傳

朱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順天大興人中天啟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河西務時中官以河漕事之武清之馮拒不爲禮忠賢怒會執父喪免崇禎三年起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謫官浙江布政司理問尋陞行人司副晉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轉浙江驛傳副使改青州道沂州盜起旋敗之馮捕其魁縱株連者百餘人百姓歌之入覲挈家還京師道亂寄家濟南俄城陷母曰吾命婦不可辱投井死妻李氏亦自縊之馮奔濟南持其喪歸詔皆贈宜人馮公廉不愛錢知兵有武畧父母死各廬墓三年妻死節不更娶

崇禎十五年服闋補山西河東叅政時流賊毒中原
山西鼎沸之馮至校卒伍儲火器修城塹邑豪朱金
通賊爲之橐籥之馮以計誅之應詔陳利弊十二月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時坐明倫堂召
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鎮兵譁辱餉司之馮出即撫
定誅首惡七人十七年春賊自成逼京師太原寧武
大同相繼陷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明太祖
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淫掠
汝督標兵禦賊矢礮相加兩晝夜內監杜勛王承廕
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內向擊賊賊大至左右擁之
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朝服登城北樓縊死
南都立贈兵部尚書謚忠壯宣府諸生姚時中素明
大義知鎮監有二心歎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
吾當從其後至是入學宮拜先師又北向拜高皇帝
題絕命詞於壁自縊死申旺亦諸生城陷縊於家後
宣府人立祠祀之馮以時中旺配

周遇吉傳

周遇吉號萃菴錦州衛人驍勇善戰起邊校積功拔置勇衛營明初禁旅曰四衛營以御馬太監爲提督冗弱不足用崇禎初改爲勇衛營命太監曹化淳主之化淳舉黃得功及遇吉爲副將練爲戰兵每出輒勝援河南戰李自成於羅山敗之戰光山敗張獻忠俘獲千餘已降賊首安世王整世王等戰彰德固始斬獲二千有奇詔援山東戰壽張追賊東平獲李青山等馘且盡上下詔曰遇吉血戰可憫其優叙後以遇吉爲山西總兵官駐代州賊自成破潼關入秦僭號將犯京師勢張甚遇吉請益兵詔以副將熊通往

通降賊入代說遇吉遇吉大怒曰爾受朝廷恩不戰降乃爲賊作說客耶立斬以殉傳首京師幕客某老營堡諸生夙慷慨好奇計賊警急遇吉謂之曰生曷歸生厲聲曰將軍爲朝廷死我獨不能爲將軍死乎卒不去成破太原遂涉代自成素知遇吉老將忠勇然以其兵少頗易之遇吉率壯士三千及賊新到奮擊之賊將張夜叉獷悍善戰來突戰前鋒遊擊張應生擒之梟其首奪其中軍龍文纛大破之殺賊萬餘人應生馬蹶墜深塹賊乘勢射之應生大呼曰將軍努力殺賊某當爲厲鬼助將軍代食少救又不至乃退保寧武關賊檄寧武五日不下屠道臣惟怯主

不戰遇吉怒呼壯士激以忠義前邀賊殲其精銳無算夫人劉氏者蒙古女也善騎射每遇吉出輒勸以殺賊賊相持數日不能勝或謂賊曰我精兵十倍彼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分兵迭戰遇吉敗城陷乃率偏裨崔青楊鼎勳鼎樞等巷戰手格殺數十百人賊死傷衆遇吉亦身被十餘鎗矢攢體如蟻牙兵盡被執大罵賊縛於市支解之而劉氏率女丁數百躍馬彎弓與賊戰從辰至未不退已歸帥府賊積薪環燒之劉氏奮身躍出屋上率僮妾從火中猶殺百餘人於是與家人及老營堡諸生悉赴火中死賊旣破寧武長驅向京師歎曰使守將

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劉文炳鞏永固傳

劉文炳字淇筠順天宛平人大父曰應元娶徐氏生女親莊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父效祖封新樂侯崇禎七年卒文炳嗣晉侯八年文炳大母徐太夫人年七十賜寶鈔白金文綺上追念太后因泣下愴然久之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上不懌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同武殿中書至文炳第勅徐口授繪像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喜卜日具鹵簿上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應元瀛國公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焯俱晉爵有差文炳母杜氏賢識事理每謂文炳等

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奈何不盡忠
報天子文炳等叩頭謝上遣文炳視祖陵鳳陽上密
諭有大事上聞文炳歸奏外臣史可法張國維兩人
忠正有方畧第久任用必能為陛下滅賊文炳謹厚
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
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文炳與
尼麓等講明忠義為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
林將引兵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固
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

鞏永固字鴻圖尚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性豪蕩喜
聲色狗馬會天下亂上旰食憂盜寇永固慨然曰身

為貴臣託肺腑奈何置國事不恤遂一切屏絕折節
交湛然尼麓等益閉戶讀書薊遼總督趙光忤逮獄
上疏理之又請加建文景泰廟謚時論避焉十七年
正月上召永固與文炳等問以國事二人言宜早建
藩封遣永安二王之國上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時
自成已出陝西蹂河東破太原寧武宣大相繼陷三
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分文武勲戚守京城繼祖守皇
城東安門文耀守永定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
以繼祖文耀皆城守故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
門勢益急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城將陷君宜自為
計文炳母杜氏聞之即命侍婢簡笥縗於樓上作七

八環命家僮積薪樓下隨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
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老
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申湛然家十八日上遣中
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歸白母曰有詔詔兒兒不能
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吾與若妻妹死
復何憾遂與永固同見上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所
糾家丁能一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上愕然永
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死以報皇上上曰
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
誓効死出馳至崇文門須臾賊大至永固躍馬彎弓
大呼殺賊矢發賊應弦倒文炳翼之殺賊數十人賊

辟易各馳歸第十九日文焰方侍母杜氏飯家人急
入曰城陷矣文焰飯盃脫地直視母母杜氏遽起登
樓文焰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繼登樓懸孝純皇
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就縊死文焰入纒墮拊母背
大呼曰兒不能死矣遂從母命留侍太夫人家人火
積薪樓焚永固至第下馬解鞍縱馬去曰吾乘此馬
久不忍殺也時公主薨未葬永固命積薪樓下取酒
北嚮酹地哭拜呼皇帝後酹公主前乃滿自引擲盃
地下曰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叱令舉火拔劍自
刎死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自後園適湛然尼麓至
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諾踊身將投井

忽止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湛然免已憤冠之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而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亟登樓縱火自焚二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文耀未死以君與母在今若此生何爲遂尋文炳死所大書版置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而是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國興亦焚死宣城伯衛時眷懷鐵券闔門赴井死與永固射賊楊光陞者駙馬都尉子被甲馳突左右射路與永固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國

太夫人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黃得功傳

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喪父獨與母徐居少負奇氣胆略過人年十二母釀熟得功竊飲盡母責之得功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搏白刃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上功幕府得賞金五十兩持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經畧某署爲親軍累功至遊擊崇禎九年陞副總兵管京衛營十一年從熊文燦擊賊於舞陽大戰光固間功最多十五年張獻忠陷廬鳳諸州縣得功勦之獻忠入巢湖奪舟謀南下聞得功至走營古城嶺得功夜半緣山背噪而升賊大擾顛越崖谷間死無算奪回畜產暨難民數

萬人賊輜重婦豎皆盡還攻桐城疾馳救獻忠棄去
移鎮廬州馭兵嚴無犯秋毫廬人德之十六年上念
得功功議加優叙以勵忠勤十七年封靖南伯三月
北都不守福王立江南進封靖南侯旋以得功與劉
良佐劉澤清高傑爲四鎮得功兵駐儀真登萊總兵
黃蜚將之任移書得功講兵備非常得功以輕騎三
百迎之傑副將胡茂禎潛告傑傑素忌得功又疑圖
已乃遣精卒伏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下馬
作食伏卒起得功出不意亟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
馬中矢踣躍上他騎馳追且及一驍騎挺槊直刺之
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槊而曳之舉鞭擊人馬皆靡已

乃揮鞭復殺數十人得功之來也解甲衣白衣至是
血縷濡盡赤少間躍馬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憚
不敢進遂疾馳至軍乃免從行三百騎皆沒訟言於
朝願與傑決一死戰督師史可法急命萬元吉和解
之往來數日卒莫解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語之
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
盛怒而歸其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
色稍和終以亡三百騎爲憾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
千金爲黃母賙二憾漸釋後傑爲許定國所殺得功
攘袂起曰固當以揚還我引師壓境傑妻子居揚州
兵尚盛將格鬪福王遣盧九德諭止之得功斂兵歸

崇禎四十九閣臣合傳

甓湖外史曰嗚呼國家治亂之故豈不以相臣哉明太祖懲胡惟庸之亂罷丞相分權六部然用人行政操諸密勿賢則治不賢則亂相臣之得失蓋國運攸關焉自永樂至天啟凡二百二十年閣臣不過百而莊烈帝十七年間入閣者四十有九乃爰立雖多而卒無救於覆亡何也君子於此觀世變焉作四十九閣臣傳

黃立極字中五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累官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天啟五年以禮部尚書入閣時魏忠賢亂政閣臣魏廣微顧秉

謙馮銓之屬皆以附璫居政府日興大獄羅織諸正人立極素謹愿忠賢以同鄉故援居相位歷登首輔晉建極殿大學士凡內監總督太倉節慎庫京通漕運諸倉及提督登津海外諸上諭皆出其手莊烈帝即位山陰監生胡煥猷劾立極暨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等身居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而匡救無聞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於闡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雖切責煥猷而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十二月立極乞休去明年鳳來爲首輔御史羅元賓復疏糾之畧謂綸綍之重任總歸闡宦之提衡欲尚

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內鎮則內鎮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爲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悞國徇私莫此爲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亦告歸鳳來平湖人字羽王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歷遷少詹事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六年以禮部尚書入閣瑞圖晉江人字二水鳳來同榜第三人授編修歷官少詹事禮部侍郎與鳳來同入閣同晉少師建極殿大學士明年欽定逆案立極等皆得罪而國樞獨從寬議焉

李國樞字元治高陽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少師

同邑孫承宗承宗甚重之以檢討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六年晉禮部尚書與鳳來瑞圖同入閣辦事屢晉中極殿大學士莊烈帝時立極等請罷帝擢用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左侍郎楊景辰及在籍諸臣錢龍錫等入閣國樞再疏乞休畧言臣待罪台司上不能爲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忠次不能如蕭望之死于弘恭陳蕃死於王甫悱惻城杜薰灌力窮妻死經年不敢邀求卹典以遠權豎之私憐其情可知也優詔慰留元年條上十事復屢疏乞歸請復胡煥猷衣冠帝詔許之煥猷以論立極等得罪國樞獨請優用以作忠義之氣士論翕

然稱之逆案成國樞不與告歸後三年卒初瑞圖宗道亦不列逆案中帝曰瑞圖以善書爲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命革職爲民立極鳳來景辰俱以頌美冠帶閑任宗道字路然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景辰字侗孩萬曆三十五年進士

李標字建霞高邑人少師事同邑趙南星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光宗時歷官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忠賢亂政南星斥標懼上疏乞歸莊烈帝即家起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時帝神明獨運誅崔魏更置閣臣倣古枚卜事召吏部尚書房壯麗都御史曹思誠吏科都給事中

魏照乘河南道御史安伸等於乾清宮前焚香告天
入廷推諸臣名於金甌中帝再拜手探得四人一爲
華亭錢龍錫一爲標一爲蕭山來宗道一爲晉江楊
景辰諸臣以時艱請益復得吳江周道登長山劉鴻
訓二人標居心正直不苟從上旨帝嘗手宣府巡撫
李養冲疏言旗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因謂閣臣曰
邊情危在旦夕朕遣旗尉探刺何偽耶標對曰廠衛
出遣誠宜慎重撫臣所言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恐
物力難勝似非虛語帝默然久之鴻訓以增勅得罪
標救甚力溫體仁疏訐錢謙益得帝意復以人言求
罷帝命閣臣慰留之兼欲重罪謙益及給事中章允

儒等標密疏不宜重罪諸臣以安體仁之心帝不聽
其後體仁漸嚮用標五疏乞歸卒於家

周道登字念西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
禮部左侍郎天啟元年疏陳修省五年廷推禮部尚
書充實錄副總裁忠賢矯旨削奪爲民劉鴻訓字默
承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元年奉使
朝鮮舟敗跳水中值沙淺扶載他小舟浮沉海波中
忽遇金色鳥集帆上舟乃安歷官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忤忠賢削奪錢龍錫字稚文舉萬曆三十五年進
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右侍郎龍錫故
爲東林所推忠賢惡之削奪去莊烈帝詔起三人及

標於田間元年標等入晉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秋復詔起韓爌爲首輔時崔魏已誅其黨在朝者甚衆楊維垣賈繼春等先附忠賢後復劾其黨以自解而鴻訓道登等輒別白爲帝陳奏票擬削奪及定璫案爌與龍錫寔主其事小人益不便之御史袁弘勳維垣黨也以報復劾鴻訓且以燬要典爲鴻訓罪錦衣張道濟和之鴻訓疏辨帝怒革弘勳職惠安伯張慶臻增勅事發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直劾鴻訓謂與尚書王在晉受賄指使帝怒下鴻訓獄大學士標及爌力救之禮部尚書何如寵亦言鴻訓不宜有此帝怒終不解鴻訓充軍代州後卒於戍所

御史劉士禎糾道登錯亂票擬貽羞綸扉道登乞休去後三年卒於家山海督師袁崇煥以殺島帥毛文龍來告且曰臣出都時已商之次輔錢龍錫矣是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有言崇煥殺文龍爲主款地者遂下崇煥於獄御史高捷史莖袁弘勳直糾龍錫斬帥主款罪龍錫疏辨帝慰答之引疾去三年殺崇煥復遣緹騎逮龍錫獄上謂斬帥不以上聞主款僅行私阻擬辟中允黃道周上疏救帝切責之四年天旱乃釋龍錫於獄充軍定海南渡復官卒於家或云周延儒以枚卜不與名嗾龍錫此案寔延儒主之云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歷遷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光宗即位以禮部侍郎入閣光宗崩紅丸事起禮部尚書孫慎行疏攻首輔方從哲爨言先帝聖德令終而目之曰弑書之史冊何以示後且臣等皆預顧命進藥不能止罪同不宜獨坐從哲帝是之歷晉中極殿大學士魏忠賢用事爨持正不稍貶狗羣小阿忠賢意爲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以傾之葉向高去爨爲首輔會帝疾爨入對首以慎起居遠婦寺清心寡慾爲言忠賢黨起大獄陷諸正人爨不奉詔中旨責爨黨護吏部尚書趙南星都御史高攀龍以中旨罷爨言一日去兩大臣內閣不與聞大駭觀聽不報初爨以救文震孟忤

忠賢及是璫焰大張秉謙廣微等日夜短爨於忠賢爨乃上疏自劾曰臣備員中書咎愆日積方今南北用兵軍需匱絀寇災頻告徵發驛騷臣旣不能仰贊廟畧軫恤民艱甚且黷兵禁掖榜掠朝堂廢黜多臣游興黨禍臣旣無先時調劑之方又失臨事執持之義罪狀大著請賜褫削以爲輔理溺識者戒疏入予告忠賢矯旨削籍已而以黃龍光請停刑案坐爨受熊廷弼贓二千兩捕家人死杖下爨悉斥賣田宅不能給莊烈帝即位乃免帝旣枚卜龍錫鴻訓等復思用舊臣廷議推爨楊維垣力阻之帝不聽召起爲首輔明年詔定璫案爨與龍錫主之高捷史莖起用爨

言宜由院咨帝不聽會崇煥殺文龍捷堊等力攻龍錫幾坐死中書原抱竒因劾熿招敵熿乞休歸十七年流賊陷蒲州熿憤鬱卒年八十

成基命字靖之後避宣宗諱以字行大名人也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少詹事禮部侍郎忠賢用事基命以鄉曲遠嫌改掌南京翰林院會修神宗實錄基命充總裁忠賢矯旨謂其久倚門戶奪官去崇禎初召爲吏部右侍郎二年帝以邊警召羣臣問方畧基命言舊輔孫承宗有文武材亟宜召用以資謀斷帝從其言二年以禮部尚書入閣輔政

大清兵薄都城崇煥率總兵祖大壽以關寧兵入援京師訛言崇煥引敵至帝震怒命縛崇煥基命頓首請帝慎重者再曰大壽邊將驟執崇煥慮爲變明日大壽兵譟而東基命請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其後承宗出撫大壽兵竟不叛韓熿李標相繼去基命爲首輔帝操切繩下都御史易應昌以失出詔獄基命執奏改下刑部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詔獄訊傳其罪至死帝命即僇於市基命疏救不報長跪會極門言祖宗之法雖死罪猶三覆未有詔獄一訊而可遽僇於市者自辰至酉不肯起上使人覘之意稍解二人得免死遣戍時治崇煥獄方急工

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向爲崇煥請慎重爲受黨人指基命乞罷不許九月議殺崇煥基命以疾未入直錦衣張道濬劾其委卸市恩主事陸澄原復和之且言基命兩首會推不過輔臣熿欲樹之以爲申救崇煥地基命因乞休且曰當會推時崇煥嚮用方新何爲預營申救地特澄源輩不悅於熿必欲盡斥其同事故臣不免耳疏三上帝竟聽其去八年卒於家初瑞案成熿與龍錫大爲黨人所忌中允文震孟疏劾王永光永光素清執帝意頗嚮之切責震孟基命力言震孟負時望不可罷熿疏救王都又言永光不可請究言官於是永光維垣之屬盡用其黨弘勳捷堃

道濬等驅逐諸臣標熿基命相繼去龍錫重譴承宗以凌河之敗亦罷去而延儒體仁相繼秉鈞國事不可爲矣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館馮銓友善歷官少詹事掌南翰林院事莊烈帝即位召爲禮部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督師袁崇煥疏言錦州兵譁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諸大臣皆曰發內帑延儒揣帝旨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矣寧遠譁餉寧遠錦州譁復餉錦州帑將安給帝曰於卿何如對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爲經久計耳帝

說自此遂屬意延儒亡何會推閣臣廷議以延儒與馮銓暱置不推止列成基命錢謙益等十人禮部尚書溫體仁亦以望輕不與體仁知延儒得帝意帝必疑遂訐謙益主試浙江時賄中錢千秋結黨欺君不當與閣臣之選帝以延儒不與會推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出體仁疏相質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體仁盛氣詆謙益且曰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誠不忍見皇上之孤立於上也帝久疑羣臣植黨聞體仁言稱善命刑部進千秋案曰微體仁朕幾悞都給事中章允儒言體仁以會推不與熱中

舛望帝怒下之獄延儒徐曰自來會推名雖公實主持者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無益徒取禍耳且千秋事已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罷謙益官停枚卜明年冬遂以延儒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何如寵錢象坤同入閣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郡人丁紹軾讒諸忠賢曰此左光斗至交也奪官去元年召起爲吏部侍郎以禮部尚書入閣鴻訓增勅帝欲置之法如寵力救得減死崇煥得罪帝欲族誅之如寵爲請免死者三百口四年予告居南京桐城民變焚劫縉紳家獨不敢犯如寵第有司請還邑亂乃定延儒罷帝思

如寵遣行人敦迎之以體仁故卒不赴後九年卒於家象坤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會稽人字麟武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忠賢用事奪官元年召起詹事府詹事以原官入閣歷晉文淵武英以忤延儒意予告去卒於家延儒既入閣用事言官慮翻璫案糾之基命去延儒爲首輔德體仁助已日言之于帝明年夏體仁遂以禮部尚書入閣與延儒同輔政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爲人貌曲謹而猛鷲機深次骨崇禎元年大學士鴻訓罷廷推閣臣體仁訐謙益結黨受賄帝爲罪謙益都給事章

允儒及給事瞿式耜房可壯等降調有差明年御史毛九華任贊化疏論體仁帝以體仁孤立不聽延儒既援體仁體仁得並用帝意漸嚮之忌延儒出其上務爲柔佞以擠延儒與吏部尚書王永光御史史莖高捷等謀翻逆案陰薦王之臣呂純如諸人陽爲曲謹而歸獄於延儒久之延儒覺會帝問之臣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於是體仁益欲傾延儒令宣府太監王坤劾延儒比暱陳于泰諸事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任中書李元功等招搖罔利且目帝義皇上人語諄逆帝下元功詔獄而窮詰贊化語所自得延儒懼乞體仁爲援體仁卒不

應而善延儒者輒陰黜之延儒大困六年夏延儒乞歸而體仁爲首輔益揣國事矣體仁性陰賊所欲推薦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所移常州吳宗達與體仁同時入閣不敢與體仁抗其相繼入相者鄭以偉徐光啟之屬又皆先後卒廷臣惡體仁請召舊輔何如寵如寵再三辭不許在道又辭給事中黃紹杰疏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體仁宜思自處帝怒謫紹杰於外姚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偏乃以冒籍武生事奪一官使掌南院去羅喻義以禮部侍郎爲日講官講義多規諷體仁駁改不從

上疏自劾喻義罷歸如寵既不至體仁請枚卜乃用錢士升何吾騶王應熊入閣體仁輔政數年流寇擾中原漸踰畿輔邊警狎至橫征加派徧閭閻民生日困體仁不能發一策惟日與東林諸人爲仇禮部侍郎陳子壯面責體仁不宜以將順廢匡救會子壯議宗室換授忤上旨竟坐謫成其所引與同列者皆愿謹無能取充位而已且假以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墨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神聖裁決帝以爲朴忠愈親信之體仁當國旣久劾之者章不勝計九

卿則劉宗周等言路則李世祺張肯堂吳履中吳家
周馥元颺祖重暉李炳徐燿傳朝佑許自表章正宸
孫三杰任僕等郎官則華允誠賀王盛郭永泰等監
司則黎元寬袁繼咸等甚至宗藩如唐王聿鍵勲臣
如撫寧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亦皆言之
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死杖
下者蘇州張漢儒訐奏謙益式耜等體仁喜票旨逮
謙益謙益危甚乃求解於太監王化淳化淳盡發漢
儒體仁朋謀狀帝命罪漢儒體仁乃佯稱疾邀帝慰
留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體仁以訐謙益柄用
卒亦以是去踰年卒宗達字青門以萬曆三十二年

進士第三人由編修累官禮部尚書與體仁入閣同
輔政者六年致仕踰年卒體仁雖前死其所推薦張
至發薛國觀之徒皆倣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以至於亡

鄭以偉字方水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光宗初上疏勸帝勤講學
親郊廟因及籍田釋奠諸典會月食復疏請修刑以
謹天戒報聞崇禎二年御史馬如蛟疏薦名陞禮部
尚書五年召以原官與徐光啟同入閣光啟字元扈
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領順天解三十二年登進士
改庶吉士歷官諭德西洋人利瑪竇初入都光啟從

之游習其曆筭火器諸法會東事起以知兵薦遂陞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天啟元年罷練事以少詹協理府事三年晉禮部尚書奏遣中書姜雲龍同掌教陸若漢等往廣東香山澳製造火器給事中盧兆龍上疏糾之畧言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教者亦自有人何必外招異類以恣其要挾乎且天主之教最爲幽渺何得信其邪說惑世誣民已而雲龍等卒無功五年魏黨咎鉦以門戶糾光啟冠帶閑住崇禎初召起原官督修曆法五年入閣六年與大學士以偉先後卒其孫爾斗奏進光啟農政全書帝嘉納之

錢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初以明經赴吏部注考主簿是秋中式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第一人由修撰歷陞少詹事掌翰林院崇禎六年延儒罷體仁爲首輔以士升爲其鄉人援之遂以禮部尚書入閣輔政時帝操切綜細務過疑臣下體仁以苛察佐之士升疏陳四箴一曰寬以御衆一曰簡以臨下一曰虛以宅心一曰平以出政帝嘉納焉武生李璡欲籍富民以足軍餉士升票旨失帝意乃上言國之有富民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乃以兵荒之故歸罪於富民欲首實而藉沒之此秦皇不得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

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士升遂乞罷初士升爲體仁所援幾見擯於公論至是復爲體仁所構御史詹爾選上疏留之兼以苛細刻薄不識大體刺體仁帝重罪爾選士升罷歸

王應熊巴縣人字非熊由庶吉士累官至禮部侍郎與大學士延儒善延儒去體仁以其剛爲言者所畏引爲已助六年遂與士升何吾騶同入內閣吾騶香山字象周由庶吉士累官禮部侍郎爲人樂易取容體仁以易制引之應熊有榦畧喜談兵留意邊防

機務天啟五年勦撫安奢上平定西南五策六年上備邊策崇禎初召爲侍郎請帝撤內臣講求舊章規復祖宗法度旣爲體仁所援東林諸人惡之給事中章正宸疏言吾騶物望所歸綸扉倚重應熊小才小辨狼藉封靡宜引退避賢路帝怒削正宸籍會四川巡撫缺人吏部侍郎張捷署部事舉應熊同年生王維章給事中范淑泰糾應熊賄託流賊之燒皇陵也應熊座主楊一鵬督漕運屬其信地而體仁邑人吳振纓爲巡按帝並逮之給事中何楷糾應熊庇一鵬戒言路毋得彈射時楷疏未下應熊遽上疏辨楷復劾應熊未奉旨何以得刺省中章奏帝以洩漏機密

責之應熊乞罷歸後二月吾騶亦罷歸應熊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吾騶四十四年進士福王立江南應熊以內閣總督川廣雲貴四省軍務賜尚方劍總理蜀寇是時張獻忠據有全蜀應熊縞素出師尚書呂大器巡撫李乾德總督樊一蘅之屬皆舉義旗遙與應熊相犄角未幾應熊病死畢節衛而吾騶晚節蓋不可問矣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弱冠舉鄉試居父喪廬墓竹塢人皆稱之天啟二年成進士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入翰林甫六月上勤政講學疏畧言勤政之實不第鴻臚唱奏傀儡登場當如祖宗時六部科道以次

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天子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裁斷立行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而在廷百執事亦咸有奮心講學之寔不第如蒙師誦說當如祖宗時君臣相對家人父子凡軍國重務閭閻隱微無不諏諮洞達而左右近習亦無壅蔽之虞又言皇上之心不與廷臣浹則中涓常侍得乘其間是以濫予逾額中旨屢下蔑國憲壅膏澤失機者有罪不誅羅織黨護法守日替乃至山海危逼黔圍不解又言鄒元標馮從吾首揆冢宰相率以去此皆三朝憇遺以講學故使不安其位唐之清流宋之僞學可爲永鑑時忠賢方用事見疏怒乘帝觀劇摘疏中

傀儡語曰此謂上偶人也帝怒將杖震孟大學士葉
向高及爨力救之庶吉士鄭鄭疏復入乃並下嚴旨
詰責俱降調去七年以孫文豸顧同寅之獄削震孟
籍莊烈帝即位詔起原官累進左諭德充日講官時
法網漸密大臣多下獄者而璫案諸人方日夜謀召
復震孟在講筵嘗因經意進言人君當推赤心御下
勿峻刑法勿信小人失士心並劾呂純如結奧援起
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變亂祖制擯斥清流復具
疏言純如殺周順昌及永光潛謀起復狀帝頗感動
曰講筵不媿惟文先生耳又疏言光宗實錄乃黃立
極所重修其間冊立及挺擊紅丸三案皆祖要典邪

說宜勅史臣改正及流賊焚皇陵又極言治亂之源
勸帝下詔罪已明罰蠲逋收人心遏寇亂時震孟在
經筵帝虛已嚮之首輔體仁知帝意不可奪遂薦張
至發以間之且語震孟曰行相君矣八年以禮部侍
郎與至發同入閣體仁凡有票擬必請正震孟震孟
有所改必從震孟語人曰溫公虛懷乃爾同官吾騶
曰是人機深未可信也給事中許譽卿以劾魏璫有
聲震孟與吾騶欲用爲南太常體仁令吏部尚書謝
陞糾之震孟票奪俸體仁不可震孟作色擲筆力爭
體仁乃撫震孟語譖於帝帝怒遂罷震孟及吾騶震
孟清勤有時望海內士大夫皆宗之入政府凡三月

爲體仁所排不竟其用明年卒於家

張至發字聖鵠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玉田知縣徙遵化入爲御史時方從哲爲政忤詩教韓浚等與東林爲難至發爲浚鄉人由是與東林異久之晉大理寺丞謝病歸忠賢用事其黨薦至發至發不出人頗稱之崇禎五年體仁執政起順天府丞閱二年擢刑部右侍郎八年入閣明自張璁夏言入閣後閣臣由詞林者八十餘年時帝求治切思廣賢才路故罷七年庶吉士之選以考選知縣推官改授翰林而是秋至發遂破成例以外官入閣至發輔政一意附體仁排東林以故同官士升震孟吾騶等皆爲體

仁所排去而至發獨留體仁去位至發爲首輔皇太子出閣先期定講讀官六人黃道周不與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各具疏讓道周至發上言道周清望而意見稍偏近者上疏言不如鄭鄮何其不知言也是可爲元良輔導乎今煜等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患臣等不任受給事中馮元颺劾之帝不聽編修吳偉業復疏論至發積習未化盛稱體仁孤執不欺帝切責之十一年考選成勇以清望不與項煜言至發庇其戚任濬故抑勇至發上疏辨帝謫煜然已漸厭至發矣會以中書黃應恩撰勅事力爲申救帝怒乞罷歸十四年再召不出明年卒於家

林鈺字霍胎同安人崇禎九年大學士體仁秉政既久數爲言官所攻擊而流賊滋蔓時勢日艱帝思廣賢才佐蕩平正月擢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五月鈺卒六月復晉黃士俊賀逢聖孔貞運等禮部尚書同入閣輔政士俊萬曆三十五年廷試第一人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廷試第三人逢聖第二人貞運四十七年廷試第二人鈺初授編修歷官國子司業魏璫時監生陸萬齡請建忠賢祠鈺堅不許矯旨閑住崇禎初召起少詹事禮部侍郎以本官入閣貞運字玉橫句容人初授編修晉國子祭酒累官禮部侍郎士俊廣東順德人字玉輪由修撰歷官禮部侍郎

崇禎三年晉尚書九年同貞運入閣踰年予告去初貞運爲祭酒帝首幸太學貞運以聖裔適爲師儒官帝賜衣賜饌賜坐備極榮寵凡孔氏之爲國子祭酒者四唐則穎達及戮元則克堅明則貞運而已士俊貞運等皆醇厚和平當體仁執政時兢兢然奉行故事不能有異也十七年貞運聞難憤鬱卒

賀逢聖字對揚江夏人少與同邑熊廷弼齊名督學熊尚文兩奇之曰賀生瑚璉器熊干將莫邪也舉進士初授編修歷官司經局洗馬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忠賢憾楚人斥逐無虛日獨好語逢聖曰各省妄立生祠某自惟於楚無功然最盛何也逢聖曰固

難曉此自守土臣爲之忠賢又言上梁文出公手逢
聖正色曰此借銜耳忠賢怒矯旨削籍崇禎初召起
原官歷晉禮部尚書九年入閣十一年予告歸疏陳
歸途所經旱蝗及驛遞疲敝狀勸帝亟爲賑恤十四
年詔起入都時延儒亦同名舟楫儀衛賓從甚盛餽
遺不絕於路逢聖尾其後蕭然行李而已抵都疏陳
所經沐陽縣衝疲之苦乞改折漕米章下所司踰年
朝議紛紜逢聖知事不可爲復引疾求去帝御中左
門逢聖入辭至觀德殿伏地欷歔泣下曰臣駑鈍蒙
國厚恩不能常侍禁闈上手自扶之亦悲不自止大
學士陳演呵曰逢聖奈何感傷陛下逢聖頓首出具

疏申救李日宣等帝曰覽卿奏彌見忠愛宜寫一道
置左右爲箴銘其日宣等訊明鑿奪仍賜銀幣蟒衣
遣官護歸十六年流賊張獻忠圍武昌逢聖家居或
勸之去逢聖曰見危授命吾識之久矣與參將崔文
榮同守武勝門城陷文榮戰死逢聖走至家將自裁
賊傳令曰必完賀相公否者屠逢聖叱曰我豈爲賊
苟活耶服賜蟒自投滋陽湖橋下死時盛暑屍數十
日不變南都立謚文忠

劉宇亮字蓬元縣竹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
士累官吏部侍郎崇禎十年晉禮部尚書與傅冠薛
國觀同時入閣十一年張至發罷宇亮爲首輔時北

兵躡畿輔舉朝憂懼不知所出宇亮素負勇畧自請視師帝大喜十二月出京次定州聞督師盧象昇兵敗於井陘遂單騎入真定詣總督孫傳庭營明年正月將至天津特糾總兵劉光祚逗遛得旨軍前正法又爲具疏請宥帝怒其反覆下九卿科道議議上玩弄國憲有負委任罪當大不敬帝重其法罷職去傳冠字元父進賢人天啟二年進士第二人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入閣畏慎無所交通以悞票擬引罪罷乙酉江西潰亂冠結艾南英等募兵不能支走入邵武從唐藩舉事兵散冠被執死

薛國觀字賓廷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初授萊

州府推官天啟四年召拜戶科給事中明年疏劾東林姜志禮區大倫昏耄復承璫指劾喬允升蕭近高等皆得旨罷去又數言邊事報可崇禎初國觀歷官刑科都給事中以未及速化不與附璫列體仁既訐謙益帝意漸嚮用會南御史袁燿然疏劾國觀國觀乃上言日者枚卜事皆科臣許譽卿沈惟炳主之且言今日朝議不問賢否惟以東林之向背爲衡斷因歷叙其與東林忤者數事疏入帝報聞時體仁雖未得政而心喜國觀助之終養再起兵科都給事中八年晉右僉都御史體仁所薦也十年遂以禮部尚書入閣輔政國觀至發皆與體仁善朝議每攻之宇亮

罷職國觀爲首輔帝以國用匱乏爲憂國觀請貸戚
畹因言武清侯李誠銘家詔貸四十萬金誠銘不能
應父子皆死誠銘神宗生母孝定皇太后母家也會
帝五子悼靈王病亟將死且言見孝定於宮中責帝
少恩帝大悔自是心惡國觀國觀秦人質直少學問
惡中書楊餘洪周國興劾其泄漏機密下錦衣杖死
二人家京師與廠衛諸校暱兩家人日偵國觀陰事
告廠衛密聞於帝帝積不能平未幾以督師楊嗣昌
疏帝命譴諭而國觀仍票旨帝因責其欺藐下五府
九卿議奪官去廠衛復密奏其出都時輜重數百兩
帝益怒命緹騎逮至京國觀再疏辨不得上遂以十

三年賜死於邸中籍其家產不及所坐贓四之一國
觀旣死帝思用舊臣遂以明年春召起延儒逢聖至
發等至發不至延儒再相十六年冬延儒亦賜死初
延儒罷相歸體仁益橫已而至發國觀相繼當國與
嗣昌等皆以媚嫉稱一時東林正人如鄭三俊劉宗
周黃道周等皆得罪去延儒會試所得士張溥馬士
奇私憂之乃說延儒曰公若易前轍可再相及是延
儒果召入溥等乃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
意行之以謝諸公及入朝悉反體仁弊政首請釋漕
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
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

罪以下皆得還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欣然從之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召起廢籍鄭三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時道周戊辰州嘗燕侍帝語及之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大學士蔣德璟請移道周戊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移戊爲明日即復道周官一時中外翕然稱賢帝尊禮延儒嘗於歲首自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當是時邊境喪師李自成掠河南張獻忠破蜀寇楚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且性貪黷吏部郎中吳昌時等因緣爲奸利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

中姜埰疏劾延儒觸帝怒下詔獄左都御史劉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以救埰開元罷尚書徐石麒以救宗周等亦罷延儒皆不能救同朝益嫉之御史初彪佳徐殿臣劾昌時挾勢婪賄狀延儒內不自安會大清兵畧山東迤南師將旋延儒請自視師帝賜獎勅方之召虎裴度延儒駐通州不敢戰與幕下客飲酒六博而日騰章奏捷歸朝帝慰勞有加錦衣駱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下詔議延儒罪初延儒請罷厰衛及提督京營太監帝從之厰衛皆怨又同官陳演延儒嘗驕之演啣次骨相與合謀排延儒延儒致仕於是給事中曹良直劾延儒十大

罪山東僉事雷縉祚疏劾范志完御史蔣拱宸給事中郝綱疏劾吳昌時皆詞連延儒而國觀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復與演陰譖之厥衛日以蜚語聞帝遂盡削延儒籍命緹騎逮至京昌時棄市延儒即邸中勒自盡明相臣被戮者自夏言後惟國觀延儒二人

程國祥字我旋上元籍歙人天啟四年舉進士初授確山知縣改光山陞南吏部主事引疾去吏部尚書趙南星重其清操引爲文選主事與夏嘉遇鄒維璉同佐銓政南星罷削籍爲民崇禎初召起歷官戶部侍郎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入閣踰年予告去方逢年

遂安人字書田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主湖廣試試錄中有訛切忠賢語與陳子壯丁乾學等俱落職旋削奪爲民崇禎召起歷官禮部侍郎十一年晉尚書入閣是冬罷歸蔡國用字正甫金谿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初授中書考選御史天啟五年疏糾舊輔葉向高薦才臣趙興邦元詩教邵輔忠姚宗文等崇禎初由應天提學歷官工部侍郎十一年入閣晉禮部尚書踰年卒

范復粹字清六黃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初授開封府推官崇禎元年考選河南道御史上海疆七事疏時東事日迫廷臣議移鎮毛文龍復粹上疏言皮

島必不可移宜令文龍子丞祿分島兵守汛口以成南衛逼敵之勢仍令文龍駐於皮島以終東江牽制之名又言袁崇煥全城拒敵董懋中不宜苛求又言政府宜擔當票擬不避嫌怨冢宰總憲宜得清望之臣並請卹楊漣左光斗等帝是之二年巡按江西六年巡按陝西上言秦中事勢宜治標本何謂標總兵曹文詔在秦秦重入晉晉重乃使疲士馬之力東馳西擊不如簡宿將如文詔者使之各鎮一方故任將急延安慶陽久經殘破武備一弛則伏莽之戎乘隙而動矣故治防急數年以來軍苦少餉與其滋蔓難圖不如一費永利故留餉急何謂治本清查屯籍酌

給牛種生聚訓練軍伍實盜源絕則屯田爲本計招撫流移計人授田使荷戈叛卒盡力耕種則招徠爲本計延安慶平催科已不可問即西安鳳翔漢中諸地多被蹂躪舊逋新征官民交病則蠲賦爲本計帝嘉納之八年掌京畿道歷官大理寺少卿十一年陞禮部左侍郎與程國祥蔡國用方逢年及兵部尚書楊嗣昌等同時入閣給事中黃雲師魏景琦疏糾復粹復粹乞罷不允十四年復粹爲首輔清理刑獄寬減傅宗龍侯恂等六十六人尋以病乞歸抵里疏謝具陳沿途寇荒情狀請蠲恤畿輔河間景德地方山東則濟陽鄒平青萊以東寇孽嘯聚宜速驅除勿貽

後禍又言登萊休養未復其代輸海豆宜酌量減派勿重敝此一方民又疏奏登萊城守事宜踰月又疏內地解嚴請飭邊防緩征派以收人心固根本帝皆優詔荅之初復粹同時入閣者五人惟逢年以翰林用國祥等四人皆自外入未幾皆罷去而嗣昌亦以督師不得久居政府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與父鶴叔鶚先後成進士萬曆三十八年初授杭州府學教授累官戶部郎中時邊警急歲增關東兵糧六百餘萬特設嗣昌爲新餉司精核敏幹一時咸推其能崇禎元年召起河南道副使歷官關內道叅政父鶴總督三邊以撫流賊油

一魁爲御史吳姓所劾逮下法司嗣昌蓆藁請以身代父罪帝減霍死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永諸處七年總督宣大上言父鶴以總督致罪不忍復拜此官帝優詔不允八年以憂去九年起復嗣昌爲兵部尚書時流寇充斥幾半天下官兵不能禦往往尾賊後即遇賊又常中賊餌率致敗嗣昌乃倡爲四正六隅之議欲令南直豫楚秦蜀諸撫臣合從夾擊帝是之十年疏言邊兵俱至請以十二月爲殺賊之期除祖陵所在理應防守外請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務使陝撫斷商雋鄖撫斷鄖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穎毫絕賊旁逸至於應撫之兵仍堵

潛太江撫之兵仍堵梅濟東撫之兵仍堵徐宿晉撫之兵橫截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一帶然後監臣提禁兵理臣提邊兵豫撫提左陳諸兵同心并力合勦中原爲不盡不休之勢倘闖過諸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左曹祖諸帥之兵與之俱出出三月苦死之功了十年不結之局是在我皇上一震怒間耳已而事竟不能行十一月帝以嗣昌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主兵部少詹事黃道周及編修劉同升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各疏糾之帝怒皆謫官十二年東兵闖入嗣昌請召盧象昇孫傳庭入援首輔劉宇亮以督察得罪嗣昌上言身任中樞請削籍帝令削籍

冠帶辦事八月疏請督師先是張獻忠據穀城挾撫嗣昌舉總督熊文燦撫之已而獻忠叛帝怒逮文燦嗣昌數主文燦策文燦敗言者益攻嗣昌嗣昌皇懼不知所出乃請解本兵任舉陽和總督陳新甲自代而已往辦楚賊於是建五省視師節賜尚方文武官司道總兵以下得自專殺兵馬錢糧一聽徵調九月陞辭帝設燕於平臺親爲酌醴御製七言詩一章賜之嗣昌拜且泣已而帝有造膝語嗣昌頓首曰必死旋撤饗具賜之曰需卿早歸爲飲至禮是行也用兵十萬本折二百餘萬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道殷大白以殉奏薦萬元吉

等監諸道軍十三年平賊將軍左良王大破張獻忠於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遁走興歸山中嗣昌以捷聞帝優詔賞賚有差秋獻忠兵合羅汝才謀渡川西總兵賀人龍三檄不至獻忠勢復振初嗣昌以良玉跋扈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瑪瑙山之捷度良玉未可動復奏留良玉別署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鞅鞅良玉知其故亦恨當獻忠遁興歸殘寇千餘可指日盡而人龍良玉皆以將印故舐望遂巡玩寇遂致獻忠復熾焉九月賊渡河遂入巴西嗣昌命監軍元吉西行尾擊賊嗣昌駐彝陵謀以蜀困賊檄蜀

撫邵捷春厚集兵勢專守夔門棄大寧大昌以啗賊我師四面蹙之可以決勝捷春曰令甲失一城者撫坐之有險不守而使賊得入是閣部殺我也遂分兵守諸隘賊乘守兵弱從大昌突入嗣昌乃由彝陵溯江而上至夔門賊已馳至川南轉薄成都嗣昌乃疏糾捷春失守罪逮至論死監軍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猛如虎以統之元吉謀於嗣昌曰前軍躡賊曷分後軍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不聽十四年獻忠陷瀘州嗣昌命諸將盡從瀘州躡賊賊忽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猛如虎及之於開縣參將劉世杰敗死如虎潰圍出

旗燾軍符盡失嗣昌聞敗乃始頓足曰吾悔不用萬
叅軍言命急歸楚顧根本賊旣乘勢出川西燒新開
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賊偵襄陽無備簡精騎二十人
持軍符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入之賊旣入城中伏
起應之遂據襄城斷襄王頭曰飲汝一卮酒吾欲嗣
昌以陷藩伏法也嗣昌出蜀抵荆門方圖告敗曰上
待我厚謀再舉俄聞李自成陷雒陽福王遇害撫膺
太痛曰無面目見上遂以後事付元吉自縊死元吉
上死狀帝且恨且憐之歎曰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可
憫宜用輔臣禮歸葬福王立江南楚撫何獻騰蛟奏
獻忠心恨嗣昌掘其五世塚議者以爲嗣昌殺賊不

爲無功焉

姚明恭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由檢討累官
禮部侍郎崇禎十二年進尚書與張四知魏照乘同
入閣照乘和易不爲崖岸斤斤自守明恭高邑趙興
邦門人素不爲趙南星所與二人得柄皆以國觀然
用舍皆不能自主碌碌因人而已四知貌甚寢交遊
恒寡言者劾之非其罪四知於帝前極辨言爲廷臣
所嫉帝頗心動國觀薦之遂入閣明年明恭致仕後
二年照乘四知亦致仕照乘初授金鄉知縣考選給
事中累官兵部侍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四知由庶
吉士累官詹事禮部侍郎天啟二年進士照乘字瑤

海滑人四知字巖叟充之費人明恭字崑斗蘄水人
謝陞字青墩德州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初授知縣
陞吏部主事累官吏部尚書崇禎十年以薦霍維華
爲言官所論列罷去十三年晉禮部尚書入閣踰年
以泄漏機密爲給事倪仁禎等所劾削籍爲民陳演
字贊皇井研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詹
事掌翰林院十三年以禮部侍郎入閣陞性清執文
選時吏部尚書趙南星以所當用人授之陞大愠曰
我不能爲太宰供執筆役陞與體仁善繼國觀嗣昌
爲政言官王士鏘媿之四凶逆闖之變陞家居起義
殺賊官數十人旋入於清演寡才識初爲庶吉士即

與中官通帝欲用閣臣親製策問觀其條奏以別能
否中官預以告故演得簡用延儒再相誅死應熊召
至復罷去演與有力焉後二年爲賊自成所殺

蔣德璟字介公黃景昉字東崖晉江人同登天啟二
年進士同改庶吉士同授編修一累官少詹事禮部
侍郎一累官詹事掌翰林院十五年同以禮部尚書
與侍郎吳甡同入閣明年景昉致仕又明年德璟罷
賊自成入都德璟潛匿免景昉東歸唐王立福建同
召起爲大學士兩人皆世家子諳練典故謹飭好修
同遭時難不能有所匡濟僅克保其身而已閩破先
後卒

吳姓字鹿友揚之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授
邵武知縣擢御史有直聲忠賢用事以門戶削籍莊
烈帝即位言官張文熙馬如蛟交薦復官帝以謙益
故罷枚卜姓言不當以一人廢大典御史任贊化劾
體仁觸帝怒姓救之又劾吏部尚書王永光為璫叙
功使得冒封爵不宜在位姓名雅在黨人列及是益
與體仁忤巡按河南捕誅白蓮金禪教境內以安延
綏大飢斗米直銀六七錢餓殍相望詔姓賫帑金十
萬往賑且撫其民姓自宜君入延安歷鄜州達甘泉
親自猿賑勸薦紳富室捐助上言邊軍一月餉不足
易一斗粟設有脫巾之呼為憂甚鉅請一體施賑又

疏請山西撫按毋開糴帝俱報可姓既賑陝西陝民
大悅帝乃即令姓為巡按仍理賑務姓與總督洪承
疇共經畫督諸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分兵勦賊屢奏
克捷劾失事守備吳弘器等奏旌死事知縣柴國弼
副將張弘業游擊曹明輔等請蠲延綏慶陽平涼邠
耀十一州縣新餉明年使竣復陳善後十策帝皆嘉
納之屢擢至通政司左通政時流寇轉掠山西前後
巡撫以失事黜者五人吏部尚書張捷乃推姓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西承體仁旨也姓受命即疏陳防邊
防寇恤兵恤民諸難因請留左良玉湯九州禦賊勅
總督陳奇瑜遏賊奔軼並發馬價足兵餉鼓倡義諸

事帝皆從之馳至太原上治賊方畧以保甲澄土賊以撲勦平流賊以恩信安降賊又移鎮邠州相視沿河要害分道設守用間殺賊渠劉浩然遣叅將猛如虎虎大威勦賊高加討射殺之山西賊稍定初牲與體仁不合故出巡撫張孫振體仁黨也訐提學袁繼成牲劾之孫振得罪牲亦以病歸十四年再召起兵部左侍郎踰年以禮部尚書入閣時李自成已破河南諸郡縣殺總督傅宗龍汪喬年中原盡沒矣明年春復陷承天焚獻陵左良玉皆畏賊不戰而京師復告急帝憂之不知所出乃詔大學士延儒督畿輔兵而牲以次輔出督湖廣兵討賊爲告廟賜宴牲度賊

勢大力不能遏堅請欲得精兵三萬自隨兵未給因遂巡不發帝方倚牲甚見牲久留遂大怒特加陝西總督孫傳庭督師銜而責牲怠緩令毋行牲惶恐謝罪詔致仕未幾延儒敗並逮牲論罪充軍雲南福王立召不至久之卒於家

方岳貢字禹修穀城人天啟二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郎中出爲松江知府岳貢居官清約以逋賦逮士民遮留者以數萬計帝聞其賢累擢至左僉都御史十六年以原官與魏藻德李建泰同入閣藻德字思令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廷試藻德自陳有城守功帝親擢第一後三年遂以少詹事入閣丘瑜

字鞠懷宜城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詹
事禮部侍郎十七年以原官同范景文入閣賊自成
破京師首輔陳演已罷因家累不即去賊聞其貪賄
重掠之岳貢以清故少責金藻德被刑辱尤甚建泰
字括蒼曲沃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吏部
侍郎入閣時寇逼畿輔建泰請督師帝賜尚方倣古
推轂禮餞之正陽門外建泰至保定即降旋入都賊
掠諸閣臣建泰獨寬仕清叛被戮瑜初自縊不即絕
爲賊所刑死初賊僭逆時藻德勸進賊歎曰有如此
狀元宰相大學士死節殉國者范景文一人而已
范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父永年歷官南寧知府景文

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與同年生鹿善繼周順昌定
交楊繼盛墓傍期爲古名臣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
主事光宗即位署選事盡起萬曆中建言被謫者善
繼先以留金花銀被謫至是亦得復官尋乞歸天啟
五年起文選司郎中時魏忠賢方興大獄順昌等皆
逮治大學士魏廣微景文鄉曲也招之景文嘆曰彼
殺人而我爲之必乎佯嘔血歸已叙殿功尚書周應
秋列上景文名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裔館未任崇
禎二年復以太常少卿召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河
南會京師戒嚴徵四方勤王兵景文始至不待詔入
援凡軍行糗糧甲仗儲待無闕他援兵或以乏餉潰

去惟豫兵至獨早帝深嘉之命守涿州尋命守阜成門復移昌平護陵寢景文又以他援兵過河南或爲地方害輒條置便宜移巡按御史吳姓經理之陞兵部添設左侍郎駐通州護運道通州額設軍二千八百人景文奉詔覈虛冒申約束更募新兵五千人朝夕訓練如敵至監軍道張春請築敵臺景文力任之不費公帑帝大悅居二年以父病歸父卒除服起南京右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總理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大學士嗣昌方有寵主其議景文疏言獻忠果無異志當散徒衆歸耕耘或靜聽徵調乃益市馬造舟簡軍士整器械此其謀誠叵測理臣

奈何不防患於未著大忤嗣昌旨會詹事黃道周等劾嗣昌奪情降謫南京諸大臣具疏爲請帝方嚮嗣昌責問首事者景文曰臣實爲之遂奪職未幾獻忠果叛嗣昌督師亦敗帝乃思景文言十五年夏九卿會舉知兵可任中樞者給事中章正宸御史張肯堂等並推景文秋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十餘年矣何癯也是時墻子路界嶺失事景文即日調度城守暨解嚴議塞汴河決口復上錢法議又言畿輔被兵郡縣宜卹皆報可先是景文二子皆前死家陷於賊至是妻死因具述家難請卹帝特命贈其長子鉉超爲工部主事以慰景文異數

也十七年二月遂以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雖然卿勉矣景文因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皆從之都城陷景文方直宿閣中人曰駕出矣盍易服歸景文曰駕出安歸乃就道傍廟中繕遺疏復大書云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耻死有餘罪遂赴雙塔寺傍井中死景文遺疏蓋猶謂帝南幸也賊至景文邸搜其橐無所得相顧歎息曰清宰相也戒勿入其門自演藻德岳貢瑜之屬皆為賊所擄掠賊去又皆殺之惠安伯園中景文獨以殉節聞本朝特旌死事十九人以景文為之冠賜謚曰文貞

甕湖草堂文集卷之六

記

高沙吳世杰萬子著 門人許 彪

弟 世燾西村輯 男 遇登

遊棲霞山記

屹然矗金陵東北立者棲霞山甲子八月余與汪子長公遊牛首歸許子勁庵來自棲霞極言山之勝且道上人楚雲賢丙辰余與汪子策蹇往其季子次倫從雨阻弘濟寺丁巳由觀音門崎嶇三十里始達棲霞棲霞一名繖山又多攝生草名攝山舊多六朝松刈殆盡存一耳入寺望中峯秀削千仞摩空際時薄

暮山陰森雨濛濛不得下余與長公謁楚公畢乘雨
出方丈東觀所謂舍利塔者又由品外泉達觀音殿
松陰蔽虧石嶺起天半光冷射人石佛面面立明僧
紹者南齊高士也齊梁間屢徵不出卜築繖山今徵
君碑所謂鑿坏貞遯漱石忘歸者也法師僧辯承風
景慕相依講法後徵君宅捨爲寺有佛光之異梁諸
王子跡光所至鑿石爲佛不可指數是爲千佛嶺還
寺宿方丈與楚公夜話山有東西峰戊午偕僧聖愚
登西峰西峰之勝十有三而天開巖爲最由般若臺
觀四十二章經歷清歡臺明葛公寅亮所建數盤上
蒙密屏翳天爲之藏忽舉頭望聳嶠飛柯日漏光隱

隱出其上是爲天開巖其屏立蝌蚪書者禹王碑下
瀏然清者白鹿泉疊石崩崖激湍下逶迤數里如游
龍歎雪東西出者爲雙澗又行數里至絕頂是爲最
高峰最高峰者中峰也已未偕楚公坐紫峰閣山四
壁軒翔聳拔桂花香繚繞出衣袂東峰之泉三曰真
珠曰品外曰乳泉其外爲白雲庵隱士張瑤星居之
東峰之勝十有三最爲紫峰閣矣初登中峰雲縵縵
垂天下杳冥晝晦天風怒嘯紘緹六合了無一睹想
見鴻濛未判時及登東峰俯眺長江如素練委地金
焦北固縹緲隨晚霽出僧指江畔老鸛河話往事歎
息久之是夜復坐楚公方丈煮鹿泉燒芋食昔李長

源隱衡山懶瓚以楮拙燒鴟蹲食之曰領取十年宰
相今余年幾四十出處無據其視古人何如矣明日
與長公父子辭楚公歸

文學鏡字黃公遺硯記

編修黃硯芝與余爲同門友舍弟世燾亦以辛酉副
榜與硯芝爲同門乙丑其尊人崑瞻先生有太孺人
喪舍弟往弔先生哀毀之餘出一硯相示古色陸離
上產黃芝一層苔紋隆起色光潤可鑑舍弟驚異先
生拭淚而言曰此先大父鏡宇公之手澤也先大父
爲名諸生天性孝友生平尚氣節好施與每當凶歲
輒蠲所蓄以賑貧乏家爲中落讀書破萬卷著述甚
富八卦鄉闈年七十不肯休此硯其編摩故物也乙
卯長子夢麟甫就童子試硯忽產芝余異之因字以
硯芝今芝且復見其先人靈爽所憑乎舍弟歸道其

事俾余紀厥瑞余歎曰嗚呼善人天之瑞也天不生善人則天札疵癘之患生而麟鳳龜龍器車醴泉肉芝神朮之瑞皆可以不作且宋真宗以天書之祥爭言符瑞深山幽谷中以芝上達者凡數千本明世宗時五色芝亦產數十本則芝亦何足爲瑞乃黃氏硯再生芝而硯芝遂以及第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則以鏡宇先生之積德累仁砥行好學天之報之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也嗚呼是真足爲瑞也已余先大父生平亦爲善不倦歲飢道殣相望盡出積穀以授飢者王師北歸見二難婦號泣於路盡捐所有贖歸訪其家還之其樂善好施多與

公類乃余小子無良不克負荷立身行道以顯厥祖將俾祖宗之懿行泯滅而無傳也對我硯芝能不憮然自媿也哉

李鏡月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滢字鏡月號劬菴揚州興化人明大學士文定公五世孫也幼穎異初就外傳讀書目過輒不忘見者竒之十四補弟子員未幾食餼一時名公無不以國士期之壬午鄉試司李某首薦不售鼎革後乙酉舉於鄉初先生父香山公有仇先生嘗勸置弗校至是仇不自安賄囑姦吏中傷之香山公憤鬱卒先生搏踊呼天痛哭曰父仇不報何生爲我終必爲父報仇縱殺身死無恨乃日夜伺仇隙久之出不意縛至家立椎殺之陳尸以祭呼曰兒今可以下報大人矣於是立起白有司受法而仇黨重賂當事

竟置之辟嗚呼子於父仇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以先生之才使稍隱忍俟置身通顯何難執巨慙之命而先生以爲仇一日不報則父目一日不瞑而吾一日不可以爲人今復仇而仇復仇復而身死吾固可釋然無恨矣又皇計後之成名與否曰養其身以有爲也哉會士大夫交口譁於朝當事乃不敢害直指秦公世禎力爲奏請獄遂解而先生亦自是絕意進取矣先生博學工詩文凡經史百家言歷朝典制以及天文術數二氏之書莫不究心爲文援據經傳一軌於正而於忠孝節烈事尤三致意焉遭難後嘗北走燕趙歷齊魯登孔子闕里南上會稽西過匡廬彭蠡

輯廬山誌十五卷復覽洞庭之勝溯瀟湘遊東粵至端州七星巖其鬱結無聊幽思悲愴時見於詩歌人但知先生之好遊而不知其痛父不得其死不肯一日安於家以食妻子之奉也嗚呼豈不悲哉先生著述甚多廬山誌外有懿行類編八卷經濟考若干卷敦好堂初集二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諸名勝遊誌若干卷先生生於明萬曆戊午年四月十九日亥時後以無疾終在 本朝康熙壬戌年九月十五日亥時元配葉孺人先卒三子皆孺人出長儒琛丁巳舉人儒璵廩監生儒璠州庠生孫九曾孫二而儒琛子日光即世杰婿知先生最深故爲之銘銘曰

嗚呼孝子生昭陽身披月窟窺天章一朝難作變非常
常天地慘裂摧肝腸擊仇仇死志已償仇死身存非
所望乘文螭兮宅幽房山巔水涯聊相羊於萬斯年
君其藏

董孺人墓誌銘

經傳所載後母不慈自陶唐世已然厥後如伯奇閔
子騫代有之無足怪故撫前子女如已出非至性仁
厚者不能然子或牴牾不相下勢亦不得逞若嫫嫫
孤女而恩勤閔育有加此尤人情所難可爲天下後
世法者於其沒也烏可以無銘寶應成母董孺人繼
室韶音先生先生元配孫無子遺女子子二孺人生
三子康傅康保康俊癸亥十月十四日卒某年月日
康傅等將葬孺人某山之陽康傅與世杰同舉於鄉
以狀來請銘其墓按孺人父星台公以篤行稱孺人
九歲失母事繼母孝嫻內則柔貞靜婉有賢聲及歸

韶音先生先生母及孫孺人俱未葬孺人悉脫簪珥
佐營葬事無難色聞者異之舅喜飲日或六七索皆
洗盥治餼核無違當是時前孺人二女長十齡次襁
褓孺人憐愛之過當甲申避亂村中時已生康傳康
保孺人獨攜二女保護之囑婢子負二子曰若善視
之吾非不愛子但二女羸弱不可使去左右脫不虞
吾可再得男而不可復得前孺人女烏虜世之弁髦
前子女私其子女而惑其夫疎前子女如路人者能
不媿死入地下哉韶音先生有聲膠庠以病廢舉業
不得第而夙長者好義兄弟多外侮嘗出身涉危險
排解之櫻禍患不卹孺人委曲調和於宗戚内外息

忿爭消大難而持家相其夫教子成立尤孺人力居
多云二女出室庀飭奩具倍常數次女夫沒於河矢
節自經死孺人慟幾絕長夫家貧餽遺望於道寡授
以舍傍宅謂康傳等曰若等可自給止一姊令獨寢
乎此皆韶音先生沒後事也三子並早補弟子員康
傳廩於庠康保成己未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康俊
附監生孫男十二人女孫五人曾孫二人孺人生於
明萬曆庚戌正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四康傳娶劉
氏康保周氏康俊張氏孫皋鞏卓中覃莘宰康傳出
準申珥康保出瑋暉康俊出皋鞏庠生烏虜孺人孝
於舅姑相夫子以義皆人所難能而撫前女尤人所

不可及者其享大年食子孫報宜矣銘曰豐以壽貴
以子孺人之德厚也只有德格天天弗違孰謂報施
其爽矣宅爾宮安爾止世綿延百千祀天之心地之
理

處士卞君荆玉墓表

卞處士荆玉卒其子茂華將以歲十二月葬於臘山
清水橋之原請表其墓先是揚告飢君倡先捐賑嗇
使者請於朝例授廸功郎君讓美於人不受高郵
孫考功大書其傳曰卞處士從君志也君爲晉忠貞
公壺後裔父祥符公以儒術顯于四人君爲仲性篤
孝少食果餌未奉兩尊人不敢嘗居喪盡哀不飲酒
食肉者凡三年兄弟早世惟季存遭亂播越公跡其
所之攜之歸營田廬以食以居時公家落而季異母
弟也公少習詩書遭家不造棄帖括鬻財業齷臺使
者暨僚屬莫不交口贊其賢忠貞公舊賜祠於揚每

春秋祭有司具羊豕設醴率僚屬質明將事其子姓之青其衿者咸趨列歲久廟圯公不謀於衆修復之歲時集族修祀事講孝弟明仁讓不率者告於祖督治之不能舉火者計口授之食流離者趣之歸寡妻弱子婚嫁殯葬食用被服莫不身任之而族之嫠婦誤字其女匪人乃訟於官贖還撫育之如已出凡皆推原忠貞世澤豈不可謂賢子孫矣乎昔先王以三物六行教萬民又推一本之義以聯屬其子姓故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近世宗法不講數傳後一父子孫相視如途人飢寒不相卹今君乃推明先王之教篤厚本支修舉廟祀以毋忘忠貞公之德

使居位得行其志則將率一世相勉於慈孝而先王之教可以不墜豈僅終老鹽筴行其志於一姓已乎公名某生子茂華力學篤行爲邑諸生知名

徵李烈婦詩啟

側聞日在天上正氣所以常伸水在井中靜貞於焉
不朽故從來忠孝節烈之事原非擇地而生即古人
從容慷慨之風不過因時而見但丈夫成仁取義高
誼既薄雲天豈女子說禮敦詩至性不干霄漢讀露
筋女蚊嘍之史事載郵志冰雪鏤肝千古芳魂依皓月誦
毛英烈罵賊之詞山河鑄氣百年遺廟傍丹泉宋時官妓
罵賊榮全而死封英烈夫人亦載郵志昔播芳名今成懿則趙家僕婦
李氏者采根葑菲毓秀蘭芝委玉質於泥塗誰謂康
成有婢甘薄命于箕帚惟知羅敷有夫性厭膏粱久
自擽乎玉碎恩懷帷蓋絕無恨於珠沉悼趙宗之已

衰疇為杵臼存孤之客憐主母之被迫空羨馮煖市
 義之人何來狡童犯茲靜女孤燈黯淡妄効援琴之
 挑弱質輕盈幾試投梭之拒爾乃持虎執猱飴湯席
 獲呼所天而不應拊其背扼其吭慘曷甚焉恨入地
 之無從陷爾胸剝爾膚瞑不顧矣顏平原握拳透爪
 難消義憤之魂烈婦死之後腕猶力持內衣張睢陽
 嚼舌斷齧幾並氣吞之烈烈婦死作努目露齒狀子絕乳兮不
 顧婦遺孤甫生二月魂念夫兮相隨夫寓南省是日聞鬼哭聲凝碧血於
 牀頭光燦甕珠之影映丹心於水閣風吹蓮萼之香
婦任趙園內黃童當兩造熟識元凶之面神人教語母令
 寶女冤沉州父母鞠兒時雜兒象隸中婦弟紫燕入

重門屹立案吏之顛天帝鑒臨謾道丁威形化錄招吏李
子清寫兇口供燕立頂上逾時揮之不去乾坤砥柱名教干城嗟乎歌舞
 筵前無限腰金之子綺羅隊裏寧知化石之貞強梁
 迫而鑊骨彌堅正可稱雄巾幗豪勢侵而冰操愈勵
 反堪奴命鬚眉經百折而不回浩氣亘長虹自應風
 雲變色之九死而靡悔厲鬼誅短蜮佇看山岳崩催
 海烈婦絕吭捐生爾瑜我亮項貞娘斷筋赴死維桑
 與梓項亦高郵人國朝以節烈請旌幸當事照徹覆盆光以棹楔若
 仁人歌成擊鉢壽爾貞珉將見廟貌聿新知天地不
 磨之氣留自紅顏何減為忠為孝尤冀郵緘早錫如
 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是即立德立功惠我好音

卷六 啟 三 徵李二

願以光增琬琰存茲芳躅庶幾力挽江河

書布政使姚公傳後

布政姚公以江南司臬活千萬人會爲仇者所中以死歲戊午予寓白下叢霄道院中二三父老爲予言往者海氛犯金陵公甫至覈軍寔修守具郭外居民有登高陵以望敵者邏騎得之提督某命立誅公力爭得釋羊尾黨之獄禍連數百人公白督府郎公曰寇在門庭當以安民爲急務勿與大獄相入心郎以付公公悉遣之省紳士家有宿怨輒誣以叛公嚴反坐之律人賴以安今我民得一息貽留者皆公賜也顧不幸爲法以死言罷嗚咽因出公傳讀之余廼喟然曰公之有德於江南如此哉而卒不能免其身

雖然公以身活千萬人則公之所以不死者自在也
彼當日文致公罪扼公以死者今竟安往耶使公當
時吐剛茹柔以殺人爲媚人且當

世祖升遐

今上未親庶政之時可以立致顯要否則持兩可不
怒悍帥致興蜚語當亦終老牖下耳乃以身犯大難
寧致身於鼎鑊而不忍使吾一民受冤以死則公之
爲德於生民者大而天之所以報公者正未有艾寧
獨當日士民哭踊道祭如喪其私親已哉予鄰邑天
長縣有草賊劉青海乘釁起掠民牛馬殆盡郵有富
民姚某陳某凡七姓爲仇者誣以助賊牛馬訟之州

州申臬司公察其無辜令釋之後公去任復爲奸吏
所持以勒牛馬字改爲助字此七姓坐死徙數十百
人向使公不去任後之鞫審一如公志則此七人之
身家可無恙也由是則公之活我江南百姓者又不
止如傳所云云而已海氛既定大兵掠民間婦女閉
置大舟中今作閩語間有囁嚅者輒露刃恐之不敢
張公廉得其狀白於大帥親詣河干計斥弁卒無使
至前獲一少婦作吳語詰之得實遂大書伊父兄姓
名於榜疾呼得之給票護其歸鄰舟婦相率號呼公
使其家雜認之一如前遣歸者凡千七百人時江西
婦女充斥載道余與二三同人往贖於白門舟中遇

丹徒人道公遮留難婦事甚悉嗟乎使今之大吏有
封疆之責者悉如公保護則纍纍者當不至此也公
之有德於江南者如此予江南人也因書所聞附傳
後他若治柳以平蠻以及嶺南功績甚夥非予目擊
耳聞者予姑畧而不敢詳云



律